

藏書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六

○經學儒臣

春秋

○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

仲舒以禮誼匡王王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
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
柳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
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粤本無一
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

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
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
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槀未上主父
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
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
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
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

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䟽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也。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諭

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慟兮、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

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

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
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
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
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
以天下寄幼孤大將軍抱持幼君布政施教海內晏
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臣願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壹聽之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
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

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
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
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
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
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
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
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

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

取舍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
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初吉兼通五經能為
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
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
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
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
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
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
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遣就國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

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
王陽能作黃金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
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
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
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
甚臣下亦相放效然[illegible]如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illegible]僭天子臣愚以為盡如
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齊時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一歲費數鉅萬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書奏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言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椁者也願乞骸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

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
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爲長信少府會御史大
夫陳萬年卒禹代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
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
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
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
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

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

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易於決流抑隊矣天子

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禹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

○疏廣疏受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

及廣疏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
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
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
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
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

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
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
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卓吾曰此篇人人可
讀安置座右
宋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年
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
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

生貧賤欲託以子室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許孔道輔聞復名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拜則扶其往謝亦然後介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會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

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
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篇
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中進士第靖康元年安國奏
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欽宗每見臣
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
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
者實鮮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葉夢得知應天

庥坐爲蔡京所知薦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
編置家財没入已無宗氏矣則向爲京所引者今朝至切至當
之論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
乎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玨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
敗衂吏部侍郎馮澥言玨爲綱遊説玨坐貶安國封
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
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
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著
也時相耿南仲大怒中書侍郎何㮚從而擠之遂與

黜出知通州。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欽宗被虜。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紹興二年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又曰：聞卿深於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　完公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而勝非依違順從，辱逮丑　父，乃致勝非侍讀。安國又

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擢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今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大怒、乃降旨曰、安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耶、落職提舉僊都觀、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五年、命纂修所著春秋傳。會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

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彊學力行風度凝遠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皆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眞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

胥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以不通書問故寧作書敘契好而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正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

○公羊春秋

○胡母生眭孟嚴彭祖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
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
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
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
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
魯眭孟孟少時好游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
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
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

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

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大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

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荆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顔安樂眭孟姊子也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

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服虔滎陽人也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為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

着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〇穀梁春秋

〇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竝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
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
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
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
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
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

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
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
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
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
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
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
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内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肎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晉范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者甯嘗爲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以剌之曰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

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魑魅以爲巧
扇無檢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
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溫歿後始解褐爲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
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
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
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
寶甯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指乃相
驅扇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

何急以身試炙耶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又起學臺功用彌廣爲江州刺史王凝之所奏免初甯常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

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唐啖助趙州人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

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左丘明者蓋

如史佚遲任云耳又左氏傳國語[illegible]

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贄其高第也大曆時助匡贄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但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子陵好

古學舍峨眉山通后蒼大小戴禮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檠之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

○左氏春秋

○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淸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

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成帝時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中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

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

賈逵謚九世孫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五家穀梁之說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逵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

集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聞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

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訟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造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逮坐唯衆不與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

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且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析旋爲邊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如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而行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

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乃解還武威太守衆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不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

杜預字元凱杜陵人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

可庶幾也司馬昭嗣立預尚昭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乃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又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

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敘用而

劣多優少者左遷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預在内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皆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羊祜卒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預處

分既定乃啟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復表陳至計曰
年而不先與朝臣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
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其一
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
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時帝與張華
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以請帝乃許之山濤
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
懼豈非算乎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
將樊顯等率衆屯江西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

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爲王濬所敗旨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奏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

地各樹長吏荆土肅然府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平盡捕殺之預因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

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illegible]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因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能任大事當將率之選既

立大功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歴備成一家之學比老及成又撰女記讃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預之知已也預在鎮數問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漢書儒臣傳卷三十七

○經學儒臣

禮經

○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

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聖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

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國子助教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誦孝經二十篇以擬觀世音經

北齊熊安生阜城人也從陳達受三傳從房虯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

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据摭異聞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年八十餘致仕卒於家劉焯劉炫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屐而去冀州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安生在山東時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

况去今七十二世，舊有穆窩村人墾匿安，生[illegible][illegible]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譁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率其族向冢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嘲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宋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

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五經儒

○許慎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少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魏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常侍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其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蕭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故蕭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

文欽及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門生縗經者以百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梁崔靈恩少篤學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荅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

隋劉焯信都人犀額龜背望高視遠少與河間劉炫

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劉知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經十載遂知名爲州博士復入京與博士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蜂起皆不能屈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

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廣又嗇于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字光伯精明視日不眩口誦目數耳聽五事舉無遺失隋開皇中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

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

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孔穎達貝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其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問孔子稱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

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給事東宮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後致仕卒陪葬昭陵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爲正義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

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流布頴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還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或曰安國之傳頴達之正義其有功于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聖人之意乎曰二子之于書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嶽爲四人以傳說版築爲胥靡之類而頴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

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誕怪妄引聖經以祈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七緯者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也

〇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歷四考罷歸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乾

道三年、訪張栻於長沙、熹中和舊說序云、予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歿、是日也、因與栻論中庸大義、淳熙二年、呂祖謙訪熹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鵞湖、陸九淵兄弟來會、三年、除秘書郎、嘗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七年、張栻卒於江陵、八年、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熹請九淵爲諸

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七月呂祖謙卒時淛東大饑易提舉淛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

熙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任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旭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趙汝愚卒於荊門四年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辭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雜頌之音消鑠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書後有臨川之辯他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甚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費力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為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為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

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詆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旣又加以痞隔之證六年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熹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蔡元定

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明道語錄邵氏經世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聞朱熹名徃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將韓侂胄設僞學之禁臺諫承風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於是詔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

道過淨安與熹相見熹以參同契疑義相扣問行列
坐橋上方共酌詹元善即起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
客皆與歎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
可謂兩得矣即日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至舂陵
此時
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
其心真矣
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
也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故熹疏釋諸
書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
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沉隱居九峯故亦號曰九峯先生

◎呂祖謙○附祖儉陳傳良

祖謙字伯恭尚書左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熹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祖謙既師憲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後舉進士復中博學

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先是孝宗命
臨安府校正文海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盍
再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
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明年除
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修
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史說曰史有二體編年與
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
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
祖儉字子約 祖謙之弟也寧宗即位除大府丞時韓

侂冑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批云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何得妄陳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使聖朝有殺言者之名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上初不知也後遇赦量移高安三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

好皇帝

高於子約以上之願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覩羣小之爲不能出一言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幾其愧歎深矣祇儉報書曰在朝行聞將事如在水火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居謫所讀書賣藥以自給毋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嗟夫當世變矣意氣愈厲乃可加也何謂私哉卓吾子筆記

陳傅良溫州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由是其文擅當時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光宗立乃除吏部員外郎傅良去朝已四十年矣至是歸鬢盡白都人聚觀嗟歎皆號曰老陳郎中及輪對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上周禮說十三篇遷秘書少監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

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終于家年六十七